



列 宁 論 文 学

列宁論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ЛЕНИН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年 版譯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号940 字数95,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4\frac{9}{16}$ 插页3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40000册

定价(4)0.49元

出版說明

本書所輯的是列宁关于文学問題的部分重要論文、演說和書信。全書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列宁的論文和演說；第二部分是列宁致高尔基和阿尔曼德的几封信；第三部分則是克魯普斯卡婭等人所著回忆列宁中有关文学的几段文字。

本書所收的文章，除一小部分系新譯外，其余都曾在我社及其他出版社的出版物中发表过。但这些旧譯，在这次出版前，都請譯者或委托另外的同志进行过一次較仔細的訂正。至于本書所借用的《列宁文选》、《列宁文集》和《列宁全集》中有关的譯文，除个别专门名詞的音譯外，均无改动。

又，書中的注文，除注明系譯者注外，其余均根据原書的注释摘要譯出。原書的注释者是貝奇科夫、普情采夫和克拉斯諾娃（本書俄文版編者）等同志。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7月30日

目 次

論文与演說

(一)

- 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 (3)
-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鏡子…………… (10)
- 列夫·托尔斯泰…………… (17)
- 列夫·托尔斯泰与现代工人运动…………… (23)
- 托尔斯泰与无产阶级斗争…………… (27)
- 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29)
- 紀念赫尔岑…………… (34)
- 欧仁·波蒂埃…………… (43)
(逝世二十五周年紀念)
-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 (46)
- 論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傲心…………… (56)
- 論純洁俄罗斯語言
(在空閑时即听了一些會議上的講話后所想到的)…………… (61)
- 論无产阶级文化…………… (63)

(二)

做什么？

- (我們运动中迫切問題) (摘录) …………… (66)

紀念葛伊甸伯爵

- (我國非黨的“民主主義者”教給人民什麼呢?) (摘錄) (69)
- 論《路標》(摘錄) (74)
- “農民改革”和無產階級農民革命 (摘錄) (77)
- 對民主派又一次的進攻 (摘錄) (83)
-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摘錄) (87)
- 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 (摘錄) (89)
- 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五月十九日) (摘錄) ... (90)
- 論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內外形勢 (摘錄)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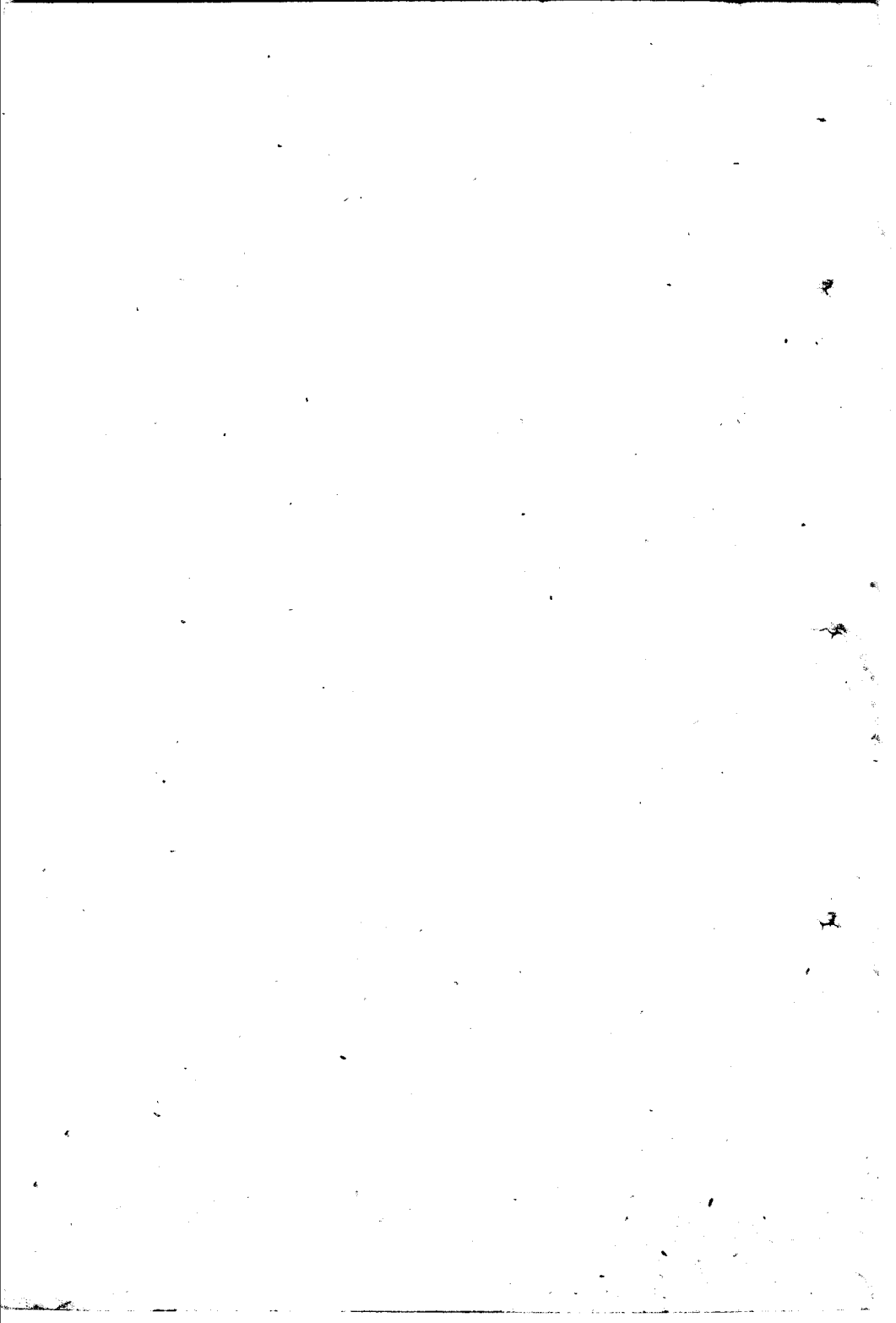
書 信

- 給阿·馬·高爾基的信(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 (95)
- 給高爾基的信(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98)
- 給阿·馬·高爾基的信(一九一二年二月至三月) (101)
- 給阿·馬·高爾基的信(稍遲於一九一三年三月六日寫成) (103)
- 給高爾基的信 (104)
- 給阿·馬·高爾基(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108)
- 給茵涅薩·阿爾曼德的信(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 (摘錄) (113)

回憶列寧

- 伊里奇喜愛什麼文學作品 克魯普斯卡婭 (117)
- 列寧和車爾尼雪夫斯基 克魯普斯卡婭 (123)
- 列寧 (摘錄) 高爾基 (129)
- 回憶列寧 (摘錄) 蔡特金 (135)

論文与演說



(一)

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

十月革命^①之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在日程上提出了关于党的文学的問題。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农奴制的专制俄国时代的这个可悲的遗迹，开始在消失了。它还没有絕灭，还远没有。我們內閣总理^②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妄为，使《工人代表苏維埃新聞》^③还得要“非法地”出版，可是除了对政府的耻辱以外，除了对政府的新的精神打击以外，这样愚蠢地企图“禁止”政府所无力干涉的东西，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新生活报》，第十二期。

署名：尼·列宁。

- ① 列宁在这里所說的十月革命是指一九〇五年十月的全俄政治罢工。——譯者注。
- ② 內閣总理是指維特(1849—1915)，一九〇五年任內閣总理，采取以协商方式緩和并麻痺革命运动的政策。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沙皇于一月三十日所发表的承認言論自由等等的宣言，即出自他的手笔。——譯者注。
- ③ 《工人代表苏維埃新聞》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維埃的正式机关报，出版于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它具有发布有关苏維埃活动的公报性質。这份报纸沒有固定的編輯部，并采取越軌的办法在各資产階級报纸的印刷厂印刷报纸。《工人代表苏維埃新聞》一共出版了十期，第十一期还在印刷中就被警察局沒收。

当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存在着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的报刊的问题是非常简单地和非常不正确地、畸形地解决的。全部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由各个组织出版，由各个集团主办，这些集团是与党的实际工作者集团这样或那样地联系着的。所有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性是被禁止的，——可是“倾向”于这个党或那个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虚伪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愿意表示党的观点的人们之不能被迫含糊其词，与那些还没有成长到党的观点的人们、那些在实质上还不是党人的人们之思想上不彻底和思想畏缩，混淆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的笔调，文学的卑躬屈膝，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呵！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把俄罗斯一切生动的和新鲜的东西都窒息着的丑恶状态。但是无产阶级暂时只替俄国争取到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如果沙皇制度已经没有什么力量战胜革命，那末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地下的、掩蔽的、“外交式的”、狡诈的“合法性”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在我们的报纸上也看得到：不管古契可夫^①如何嘲骂禁止印行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温和报纸的社会民主党的暴政，而事实仍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②仍然被排斥在专制的警察的俄国门外。

无论怎样，半个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把事情重新整顿好。现在十分之九的文学都可能，甚至“合法地”成为党的文

① 古契可夫是大资本家，曾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逃亡国外。——译者注。

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针对着资产阶级的习气，针对着资产阶级的营利的做生意的出版业，针对着资产阶级的文学上的地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在尽可能更完备和完整的形式中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但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的工具，而且它永远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鋒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谚语说：“一切比拟都有缺陷。”我把文学比作螺丝钉、把活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会有一些歌斯迭里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这种把自由思想斗争、批评自由、文学创作自由等等降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的比拟，会大声叫嚷起来。实质上，这类大声的叫嚷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的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

② 《无产者报》是秘密的布尔什维克周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根据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创办的。一九〇五年五月十日党中央全会决议任命列宁为中央机关报主编。《无产者报》从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于日内瓦，共出了二十六期。经常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伏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和奥尔明斯基。《无产者报》继承了旧的、列宁的《火星报》的路线，并捍卫了布尔什维克《前进报》的全部传统。

的空間。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這一切只證明着：無產階級黨的事業的文學部分不能和無產階級黨的事業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來。這一切並沒有推翻那個對於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是陌生的和奇怪的原則：文學事業應當一定要成為與其他部分不可分割地聯系着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一部分。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文學家一定要參加黨的組織。出版社和書庫、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販賣所——這一切都應當成為黨的，受監督的。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應當注意這一切工作，對這一切工作加以監督，把生氣勃勃的無產階級事業的生氣勃勃的精神毫無例外地放進這一切工作中，這樣來取消古老的、半奧勃洛摩夫^①式的、半生意經的俄國原則——“作家寫，讀者讀”——的一切基礎。

自然，我們不是說，被亞洲的檢查制度和歐洲的資產階級所污損了的文學事業的這種改造，是能夠一下子做到的。我們決沒有想宣傳什麼清一色的制度或用幾個決定來解決任務。不，在這個領域中是最不能談公式主義的。事情是在於使我們整個的黨，俄國整個覺悟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都認識到這個新任務，明白地提出它來，到處來着手解決它。在擺脫了農奴制的檢查制度的束縛以後，我們不願意作而且也不作資產階級生意經的文學關係的俘虜。我們要創造而且我們一定會創造自由的報刊，不僅在脫離警察壓迫而自由的意味上，而且在脫離資本而自由、脫離地位主義而自由的意味上；——不但如此，並且還在脫離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而自由的意味上。

最後這一句話似乎是奇談怪論或對讀者的嘲弄。怎麼！也

① 奧勃洛摩夫是俄國作家岡察洛夫(1812—1891)所著小說《奧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一個懶散、胡塗、腐敗人物的典型。——譯者注。

許某一位知識分子，自由的熱烈擁護者，會叫喊起來。怎麼！你想使文學創作這樣精緻的個人事業服從於集體制度呀！你想使工人們以多數的表決來解決科學、哲學、美學的問題呀！你否認絕對個人的思想創作的絕對自由呀！

——安靜些，先生們！第一，我們說的是黨的文學及其對於黨的監督之服從。每個人都有自由寫他所願意寫的和說他所願意說的一切東西，沒有絲毫的限制。但是每個自由的結社（黨也包括在內）同樣也有自由趕走那些利用黨的招牌來鼓吹反黨的觀點的成員。言論和出版的自由應當是充分的。但是結社的自由也應當是充分的。為了言論自由，我應該給你充分的權利去隨你高興地喊叫、扯謊和寫作。但為了結社自由，你應該給我權利來吸收或開除說這個和那個的人。黨是自願的結社，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傳反黨觀點的黨員，它就不可避免地會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後在實際上瓦解。確定黨的觀點和反黨的觀點的界限的，是黨綱，是黨的策略上的決議和黨章，最後是國際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的國際自願結社的全部經驗，無產階級經常地吸收不完全徹底的、不完全是純粹馬克思主義的、不完全正確的個別分子或流派到自己的黨內來，可是同樣經常地按期“清洗”自己的黨。資產階級“批評自由”的擁護者先生們，在我們這裡，在黨內，也將這樣作，因為現在我們的黨馬上要成為群眾性的黨，現在我們處在突然轉到公開組織的過渡時間，現在必然有許多不徹底的（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人，也許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許甚至有某些神秘主義者，會到我們黨內來。我們有結實的胃，我們是堅如鐵石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消化得了這些不徹底的人。黨內的思想自由和批評自由永遠不會使我們忘記人們有集合成號稱黨的自由團體的自由。

第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先生們，我們應當告訴你們說：你們那些關於絕對自由的話不過是一種偽善而已。在以金錢勢力作基礎的社會中，在勞動群眾作乞丐而一小撮富人作寄生蟲的社會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實在的“自由”。作家先生，你離得開你的資產階級出版家而自由嗎？你離得開那要求你作春宮畫、描寫賣淫來“補充”“神聖”舞台藝術的資產階級觀眾而自由嗎？要知道這個絕對自由是資產階級或無政府主義的空話（因為無政府主義作為世界觀是翻轉過來的資產階級思想）。生活在社會中却要離開社會而自由，這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的作家，藝術家和演員的自由，不過是戴着假面具的（或者戴着偽善的假面具的）對於錢袋的依賴、對於收買的依賴、對於豢養的依賴。

而我們社會主義者揭露這種偽善，撕破這個假招牌，不是為了弄出非階級的文學和藝術（這只有在社會主義的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才有可能），而是為了使真正自由的和無產階級公開聯繫着的文學去對抗假裝自由的而事實上與資產階級聯繫着的文學。

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為不是貪欲也不是野心，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將招集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到它的隊伍里來。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因為它將不是替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替百無聊賴和胖得發愁的“幾萬上等人”服務，而是替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這些勞動人民是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這將是自由的文學，它要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經驗和活生生的工作去豐富人類革命思想的最高成就，它要建立過去的經驗（完成了社會主義從原始空想形式的發展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現在的經驗（工人同志們當前的鬥爭）之間經常的相互作用。

工作吧！同志們！在我們面前是困难的和新的、然而伟大的和可以有很好成果的任务：組織广大的多方面的多样性的文学事业，并且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密切地、不可分隔地联系起来。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进行改組的工作，去造成这样的状况，使它們根据这些或那些原則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組織。只有那时候，“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才会成为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只有那时候，它才能尽自己的职责，只有那时候，它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而与真正先进的和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曹葆华译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鏡子·

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与他所显然沒有了解、显然避开的革命联在一起，初看起来，也許显得是奇怪和勉强的。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現象的东西，怎能叫它作鏡子呢？然而我們的革命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現象：在直接实行和参加这个革命的群众中間，有許多社会成分，他們也显然沒有了解所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事变的进程所提供在他們面前的真正的历史任务。如果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末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来。

俄国的合法的报刊，充滿着关于托尔斯泰八十寿辰的論文、信件和記事，可是极少有兴趣从俄国革命的性質及其动力方面去分析他的作品。所有这些报刊都充滿着虛伪，两付面孔的虛伪，即官方的虛伪和自由派的虛伪，簡直要令人作呕。第一种是

-
-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一九〇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秘密的布尔什維克報紙《无产者报》，第三十五期，沒有署名。它是由于俄国合法的报刊为托尔斯泰八十寿辰（一九〇八年九月九日）所发表的大量文章而作的。列宁在談到那些“卖身求榮”的笨拙的虛伪时，他指的是孟尼希科夫之流的反动政論文人。孟尼希科夫在托尔斯泰寿辰前的一个月里，曾散布种种誹謗性的言論來中伤他，在寿辰期間孟尼希科夫却用令人感到肉麻的过分称賀的調子写了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可是，在寿辰之后不几天，他又起而猛烈地攻击这位伟大的作家。

那些被收买了的文人的粗笨的虚伪，他们昨天还奉命迫害列夫·托尔斯泰，然而今天却在他身上寻找爱国主义，竭力在欧洲面前表示他们很懂礼貌。这批文人为了金钱而写文章，乃是尽人皆知的；他们欺瞒不了任何人。至于自由派的虚伪就巧妙得多了，因而也就有害得多和危险得多了。听一听《言辞报》^①上那些立宪民主党的吹鼓手们^②吧——他们对托尔斯泰的同情是最充分和最热烈的了。其实关于这位“伟大的求神者”^③的那篇装模作样的讲演和那些冠冕堂皇的空谈，不过是十足的虚伪，因为俄国的自由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神，也不同情托尔斯泰对现存制度的批判。他们借用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他们自己的政治资本，为了扮演全民反对派领袖这个脚色。他们竭力用空谈的响声和闹声来掩盖直接明白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的必要：“托尔斯泰主义”里面的十分显著矛盾是由什么引起的，这些矛盾表现了我们的什么缺点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十分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俄国生活的无比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的第一等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对社会的欺

① 《言辞报》是俄国立宪民主党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日报，于一九〇六年二月创刊。列宁在《论俄国革命的“性质”》一文里，称《言辞报》为“反革命自由主义分子”的正式机关报。它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被封閉。

② 原文为“巴拉拉金们”。巴拉拉金是俄国作家薩尔蒂科夫-謝德林（1826—1889）所创造的一个虚伪的、惯于空谈的自由主义者的形象，起初出现于随笔集《在温文尔雅的环境中》，后来在諷刺小说《现代田园诗》中得到更充分的表現。——譯者注。

③ 当时有一个卡尔达舍夫曾在《言辞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名《神学家托尔斯泰》，其中称托尔斯泰为“伟大的求神者”。——譯者注。